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黎士弘

魏曾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上錢牧齋先生書

日者巨源徐子不以不肖無似猥以賤名聞之閣下

曾得讀先生報章今巨源又欲不肖裒集近文令自

通其言于左右然弘則何人也古文章之士欲就正

徐巨源與
虞山先生
于當代詞
人相愧曾
為第一勿
論愧曾詩

古文詞卽尺牘家言亦迥非時流可及

于當世有道。或負鸞其書于車前。或隱其姓氏爲人。貨春作食以求親近。至三年五年不復得見其面。彼其見大人先生之難如此。而又不_敢自呈其無因之言。如此。今弘竟聚其鄙蕪之辭。公然識姓名而上之。長者則弘之妄亦已甚矣。弘生三十五年矣。束髮受制舉之書。雖問收時譽。不無自厭薄所爲。賴先世之積。頗有藏書。日夕編摩。弟兄自課約略手抄。殆將二百卷。爲詩歌古文。亦約略數百餘紙。然亟亟乎爲之。而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者。則見聞之不廣。

也。時命之不達也。所見當世鉅公有集行世者。率皆身都尊顯。典章制誥之言。多出其手。名公將相墓版碑銘。非得其文者。子孫比于不孝。非其文重其事。先重也。弘少且賤。不得入承明。典著作。又生長萬山中。不接于大人君子。即使文可駕賈班。言可凌崔蔡。亦何能無懼而笑不戚。而啼以一發其胸中之奇乎。因嘆史遷才高一代。其所著書爲古今冠冕。亦曰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際未遠。又親見孝武之世。王侯將相。偉績豐功。登封戰獵之雄。宮闕樓觀之美。故其文魁。

總是文章氣自爲蓬蓬勃勃

奇跌蕩與事俱傳若司馬長卿才非不敵也所著惟
子虛上林諸篇告巴蜀一文餘無所表見于其將卒
特著封禪一書猶李廣數奇恨不一當單于此自文
人之習欲用其所未足耳史公遂謂相如卒後五年
天子果祠后土封泰山卽推量之過也假使弘不卑
且賤少微天幸蚤致通顯能一望著作之林又所聞
所見少半史遷之時又所接于大人君子得如先生
者一二輩雖其文之傳不傳不可知抑豈至僅以月
露風雲作此寒儉無聊之語與砌蟲春鳥爭其音節
哉弘之所以自況誠不自量而以槩乎天下之有才
而不克自盡其才者則不能不爲之三嘆矣先生人
文位望當世所宗以後進小生通辭之始卽當援引
盛德布請教之誠而忽敢率爾發其狂談恃先生之
廣大憐其無成而進其所不足亦藉以爲三隅之反
望先生之復之也敬上所著雜文二十五篇望門遙
擲惶悚可勝

候李元仲業師

弘以丁未八月裁缺離信州十二月爲家弟掛吏議

元仲師事

以愧曾元
仲並稱

憂愁駢積之時，不獲上一言起居左右，疎濶之罪，上通于天。弘一官不效，再補山城，進退周章，徘徊失志，愛我者猶妄，與其補失晨之鳴焉。正如鹽車之負，方增而欲啓其騰驤之路，卽伯樂當前，安能使之長鳴而仰沫乎。記辛卯北去，曾于維揚遇一老僧云：君他日必達，但筮仕多在西江，今草次兩階，前言如券，知緣分有限，墮地已然，真無用此勞勞爲也。蘇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弘殆將以半生之宦趣等一日之棋枰耳。旣已落落無所措意，所不能忘者，惟詩文

一事竊見當代作者，各有短長，似向時之病在割裂，近日之病又在粗淺規步者，僅得皮毛，短才者失之，單薄夫折腰齟齬，固足爲妖使，徒奉一結頷推髻及單襦絕粒之人，謂足抗彗光而凌鄭旦，行道之人皆笑其不若矣。近讀老師全集，不覺俯首至地，高奇峭削，無徑可尋，向馮密庵先生曾謂吾師之文得漢人氣，少秦人氣，多非此公巨眼如箕，誰能發此未發之論。讀吾師之文一過，再讀近代之文，真若飛仙劍俠，偶落人間，豈復與曹曹世士數論其黑白哉。當世未

行文得歐
蘇之神

有能爲吾師之文者。未有能爲吾師之文。則天之所
賦不可得而強也。弘志薄才疎。賦于天者。既不敢望。
而人間之言。又學之。而有願不願焉。弘之斷斷無成。
亦已自料之審矣。相隔萬山。無因日侍尊前。以教其
所不足。一官腐鼠。抱恨無窮。尊稿已謄副本。致之櫟
下先生。共相訂正。謀付梓人。先生近雖多事。然好文
如渴。遲當有以報命。付去小稿一冊。是弘理信時一
二讞語。知不足塵觀聽。然六年苦心。猶異其萬一有
存者。是又弘之妄念不巳也。

東堯夫兄書

弘去夏爲漕事孔亟。四月江頭。今春又值季慮囚。半
年會省。愛憎移中。習久生厭。天下事大約皆順嚼甘
蔗。愈進而愈淡耳。近有維揚陳山人。爲當事延至。其
人奇術如左慈元放。亦負建平相人之名。謂弟可以
入世無累。骨法合應得仙。雖其言頗涉妄。私心竊喜
之。嵇康謂仙不可學。獨是目下覺得是非榮辱止。是
如此。每伺候大人公卿。見車騎滿眼。鼓吹動天。反作
寂寞空山之想。是宿世慧根。尚未漸滅。殆盡故偶一

并身有仙
骨者正未

必有此想

觸之便如逢故物。他日歸來或不至草草。山川遙隔。無因一至尊前。吐此積悃。小詩三首。令兒子錄呈覽。笑知風塵小吏。猶能于簿書忙雜中。作七言八句。此等胸次。殊堪自慰也。

與丘慎清書

慎清足下。邇流上都。無過眼文書。偶得三疑事。思之數日。盡得理解。殊足樂也。其一他人聲音笑語。一聞輒辨。即舉念憶某人聲音何似。皆必然可數。惟已之聲音。則自揣摩。不定。其一他人面目。覩記皆真。強記

心細如髮
推見至隱
可參楞嚴
七處徵心
之義

者如古人見車師半面。十年後猶復識之。惟已面自少。至老宜相習。晨而照鏡。頃而失之。即寫生家。猶有一見他人。而私自臨模。輒肖者。若刻畫已面。則必對鏡。含毫始克。恍惚人未有一凝想。而即能自記其面何等者。其一平生所見麗人。夢寐間尚復可想。至觀畫美人圖。即精妍極致。當前非不奔悅。掩卷都忘。何故再三思之。惟一心而已。人之聲以心察之也。既已察之。則能記之矣。若已則心動。而後有言。心隨言出。既以一心出言。又安得有一心以聽已之聲乎。人之

又以冷淡
語銷之

面目非盡面目可記也。相得其神情于面目之外耳。已之神情既不能自見，卽對鏡亦必正容端視，正容端視，神情先失，故從無能自記面目之人也。人之面目易記，畫中之面目不易記，生動不生動之別，與不能記已之面目同一理也。乃知天下無意味事，極耐人深思，人苦習然不察耳。然非天下之至閒人，安能作此無意味之想乎？知年兄閒極，又肯作理解敬馳以相聞。

與林爾千

歸路讀紀遊諸稿，皆各機杼自生，上掩韋孟，至于賦頌之章，古人云才大須是作賦，又云讀千賦乃克爲之。歷觀近代所號爲能言家者，遠如楊升菴、盧次樞，無論若陳人中，未免襞績奇言，王季重頗傷諧語，惟章門徐巨源，驚才風逸，節敘橫披，巨源云亡，典型久爽，何幸更得爾千也。匪獨以張吾閩軍，吾不知千百年後，位置爾千回中白蓮諸賦，于子虛上林何等耳。山城爛熳，紅葉滿谿，意欲擬秋山紅葉一賦，以傲爾千，而舍毫五日，謀篇不遂，人之才分相懸，遂至于此。

愧曾于簿
書紛紜中
以文章自
娛，今以循
卓舉矣，以
文人而精
吏治，信是
兼才

假使爾千釋不律。俯而縮半通綬。理百雉城。守五尺簿書。不識逸致閒心。能復如此否。才不才有時。傳不傳有命。以至忙至俗之小吏。而猶欲撫連文事。與爾千競。一日千古之談。真可謂當車之螳臂矣。詩筭博觀。戔戔匪敬。統望付典書。

復李化舒

文章一道。以自立者爲尊。從無有依附他人而能聲施于後世者。司馬之前無司馬。退之前無退之。近代諸賢。無不爭唾抄襲。左國者爲臭腐。至其所作古

文詞。步武歐曾。不敢失尺寸。形骸土木。神彩都無。僕謂其弊正等耳。此又如劉安仙去。雞犬食其丹餘。皆能冲舉。冲舉小復異人。何至終爲雞犬。寧槁項死。終不願此白雲鄉。妄繫仙人之屬籍也。僕近疲甚。偃蹇一官。仕且廢學。周章人事。錯慮忤心。既已不屑食其丹餘。而又日以蒜汁潑面。金書玉簡。將忍待他生。惟日夜候雲氣。看化舒飛去。得從望空遙禮。讚嘆非常。足已。昔人有得長生之藥。不自食而強以進人者。如僕也。何以殊。是放筆無聊。引喻失義。千里外當發化

舒一笑也。

示諸弟兩兒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為累。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辨得。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顯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踪。嵇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生平見假
高曠人未
有不俗者

示兩兒

向作詩苦無題。今得題亦不更作。一着筆便可得。二

三十紙。蓋隨意為快。取適性情。行固自歡。止非興盡也。緣向名場大熱。恐落筆不為元李劉白。天下不復知有我在。今偶思得如隔屋論人。臧否彼人。何用得。知則茫茫四海。杳杳千載。後即沉香作像。鑄銅為身。彼自像自身耳。亦復何與我事。我墮地始立名字。是他日呼人元李呼人劉白。安知非我正恐實認黎生。安見非他人耳。以此名心轉輕。詩趣轉活。詩不為名。生固可終身不作。亦何妨一日數作也。閒中念此。尋味無盡。要欲兒輩知之。

文人口中
如此心中
未必如此
即坡公喜
為醉人推
罵意

何 綱 省菴福建晉江人匪莪先生尊人

與鄭邑博書

惟昔韓昌黎有言。士不得為宰相。得為諫官足矣。以
生言之。士不得為諫官。宰相得為師儒亦可矣。蓋師
儒之職。雖不得與宰相諫官並然。所以成就人才。培
植風化者。正在此。是其職之清簡貴重。非他官可比
也。况師儒之職。舉則他日所以為宰相。諫官者。盡出
其門。下天下事。何必身親為。然後為榮。且盛哉。惟祈
先生以道德文章自重。則人自莫敢以師儒之職而

正雅之章
可以鎮俗
式靡

輕先生也。

周 嬰 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賚葛

價。疋。越。荃。聲。高。鄭。紆。雪。華。奪。麗。蟬。翼。慙。輕。昔。阿。谷。所
遺。惟。贈。佩。璜。之。女。莘。澤。所。賜。徒。歸。索。葛。之。容。未。若。惠
出。上。公。恩。覃。下。士。軫。堪。以。表。繼。可。相。蒙。雖。使。赤。燦。掌
節。丹。衢。總。轡。固。已。涼。生。舉。袂。爽。起。披。襟。

謝賚綿衣

雲。檐。降。授。鮮。服。曲。頒。既。辟。謝。萬。之。寒。復。稱。張。融。之。體。

閩中周方
叔與蔡敬
夫同以駢
詞名而方
叔較敬夫
尤為兩則

遂使帶繩枯槁坐改舊容見肘襜褕頓更新飾自憐
袖短每內手而知寒彌幸裾長尚及門之可曳

謝賚梨

上林縹帶未如津潤之奇箭谷金柯謝茲融液之美
地仙可致子橫之記有徵輕身自舉曼倩之經猶信
豈徒煩餽頓釋酪酏立除但恐石城靈實不得懷歸
哀家珍果見嗤蒸食當鑽念德取小知恩

謝生日宴

觴薦流霞不慕青田之核盤行擗脯自輕黃臚之珍

駢麗之詞
不使熟事
便自增逸

某
踰濟玳筵從容綺席應同王子奏琅璈之音有似

曾孫與幔亭之會身登雲日非假阿瓊之方壽極乾
坤還效君山之頌

張光世
行秘福建莆田人
不履園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先生曰客之過我者三日便有不同光世不敢當先

生之客安敢當先生之三日先生又曰讀行秘文知

行秘
天下才則先生已許以不同何待客三日雖然

光世
之稍有不同皆先生日者飲食教誨之力三日

能於空行
中見整暇
足第一流
筆法

之客又烏可已。今既客三日。光世有不同乎。飲食如故。教誨如故。則其不同者。光世不知。先生亦不知。歸白門時。故人望顏色。覩笑言曰。何物。行秘。忽然改觀。光世謝先生矣。佳刻種種動人。各再錫數部。爲先生廣之。

陳肇曾 昌箕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偶見謝獻菴答應仲謀書。竊謂其言之不無過激也。夫遊客之惡。誠可痛絕。至謂近者士大夫莫不皆然。

遊客誠足惡然禁天下士裹足不出誠亦大難居官閉門不見一客亦非盛德事宜昌箕言之切也

此語亦覺過當。夫與勢俱往。與俗俱波者。中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確然以聖賢自守者。君子也。天下豈盡皆依阿。澆忍。希望恩澤者流。今鄉黨自好之。七然諾不侵。廉潔誠直。不乏其人。卽閭巷布衣。有共財同利害。慷慨者。亦復不少。而謂衣冠濟濟。禮義交接者。皆浮薄。不自愛之徒。此言豈不過激哉。古士相見之禮。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毋適於禍也。如所云昏夜乞憐。不得則肆意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誠或有之。至云遭讒。

被罪皆游客逢人謗議舒洩憤恨之故吾恐客之惡未必若斯之甚其力亦未必能擠排汗蠖之至于此也男子生而弧矢以志四方固欲其遠陟遐攬不踟躕牖下乃以細人之屑見儉夫之鄙情欲驅天下之士盡為於陵丘蚓之行亦已難矣今之畜養士卒率多椎牛灑酒非以醉飽為德亦所以增士氣也至於養士而與持籌小吏日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而尚自德色謂加膝墜淵唯其所欲不亦陋歟毋怪夫今之人率以資厚勢大者為雄長而講古尚友之士遇

之而不致其肅祗恐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亦未必能杯酒往復忻合膠漆也偶見獻菴此書有動于衷故切言之然僕于獻菴實未嘗有所牴牾矣

釋道忞

木陳廣東和平人弘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尚

道以情封知以見隔舉世類然獨不慧衰鳳自慙乃吾師逢人說項曾不以雲月是同谿山各別為限直欲混四海以為家破町畦而一之此豈尋常所可測識哉

讀此札兩
公法門何
等開濶世
之紛紛爭
孰者何為
哉

周 銳 遜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畢竟生死
大於毀譽
無可奈何
原非了生
死

人情難過者。生死毀譽兩關。生死至無可奈何亦畢矣。而毀譽一關。賢者未免動心。然碌碌者苟而已。不肖者自便而已。其毀譽原不計也。夫不察士之真與人情所以不免而定其中焉。猥聽浚恒之吹疵。以苟且不肖為超毀譽而責賢才之俊。以賢不畏死為超生死而責雍雅之士。豈不冤哉。

甘 亮 欽采江西永新人

答人

似晉人尺牘

君問耳順且知耳逆。聞逆耳之言而順。斯可通矣。

史桂芳 景實惺堂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負人數十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負天。償一善。虧欠悍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為終古欠債人也。

鄧 漢 遠游江西新城人

與人

痛哭之言
使人容身
無地

詩方當王
李未流楚
人崛起之
會遠遊此
語實爲確
論

在巨源集
中別是一
種

僕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寒素。衣食多累。三十成進士。州縣爲勞。徵拜御史。需次邸舍。朝請多暇。謝絕人徒。悉取毛詩楚騷。下逮三唐。細閱而深思之。神明默識。霍然悟汗。乃知我代諸公之學古。人都在形骸之外。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榆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稔聞和尚道風孤峻。思企有年。閱歷滄桑。始展欽矚。蓋漢武恨於相見之晚。蒙叟寬其旦暮之遇。殆兼之

矣。日昃遄還。未伸小叩。如田廖兩生下嵩山。折花傾酒。有步步惜別之感。淺學於道。未有聞也。而自幼志之。然非同社所能知也。亦以茫昧不敢輒與人言。竊以三乘五車。本無二諦。顧其教令不同。門徑遂別。其在六經諸子者。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如其闕暢。則無踰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已該三部。卮言日出。因以曼衍。遂有五燈南嶽二枝。青原三葉。自老馬石頭而後。如黃蘗赤眼者。幾人。五家以後。如大慧黃龍南者。又幾人。邇乃鈔纂重刊。居然自命印祖。以弟觀之。

此時已盡
露其端矣

泰和蕭氏
兄弟父子
每有見道
之言

似太早矣。故嘗閉口不言。遵昔賢之戒。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雖然。此風不止。使臨濟為曹谿之罪人者。必時賢也。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談何容易乎。一詩致虔。五絕獻笑。倘以為可教。尚圖襍被求比。永嘉一宿也。

蕭士瑀

次公江西泰和人
陶菴集

與人

李長蘅贈人以三言。謂嗇以奉天。吳以合倫。斷以制欲。能奉以周旋。可兩忘於天人相與之際矣。

又

言有未行而先紀者。似違往聖之訓。然余有私傲焉。意中之事。一筆諸書。若宿債之迫身。身必償足而後快。又如負重行遠。跬步未到終非駐足之地。欲藉此以鞭其後耳。

又

日奔逐不暇。究竟于自己分中。毫不相干。殆永明所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碍法中。自生繫縛者。也。為之浩嘆。

又

語云。好。形。狀。人。者。近。于。死。者。也。况。譏。議。人。者。乎。語。可。書。紳。

又

偶憶語云。人若於日用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闕。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

蕭士瑋 再見

讀牧翁集示人

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鳥玄。眼橫鼻豎。夫苟因

數讀庸手 漫筆之文 忽得此等 牘直覺字 字不費推 敲

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為。妙。道。之。行。也。然。嬰。兒。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瞖。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僕最心折者。惟虞山之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駭雞。碗。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書。以。無。復。增。損。為。法。耶。

蕭伯升 孟昉江西泰和人

與減齋先生

閣下高名。照耀古今。伯升方在穉齒。固已服習閣下

文筆質雅 有餘而波

波折全似
昌黎

國門之業矣。維時年力未充。如管公明。不得三升醇酒。不敢遽見長者。逮及弱冠。晤王大允使君於湘江。因得盡讀閣下所著詩歌古文辭。心竊向往。會逢喪亂。故未遑也。年來侍竹。關於青原。交伯璣於南浦。又幸以編氓故舊。伸交情於長汀。愧曾黎公。每一促邨。未嘗不嘆閣下今日之龍門也。其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有古昔偉人所不能及者。私心徘徊以爲。使伯升得緣先人遺緒。一拜閣下於床頭。其爲榮藉。何可勝言。既而思伯升樛材耳。自顧無尺寸之長。兼

多難之餘。精彩銷亡。何以見閣下於今日。則又未嘗不感奮躑躅也。然每得閣下選書。輒珍重之。不啻中郎之祕論衡。獨至大選。所載某君札。知閣下垂念先太常之厚。而某妄謂與先太常交莫逆。萋菲之詞。銷骨毀肉。則伯升不能無憾焉。曾一白之長汀黎公。蒙公久之。以台札見示。閣下之虛懷期物。伯升伏讀感泣。益信閣下文章之友。與閣下及門之士。向所謂閣下之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者之果可徵也。夫以閣下文章之友。伯升得而侍之。及門之士。得而交

之。而。獨。不。得。先。容。致。賤。名。於。左。右。者。則。伯。升。緣。分。之。薄。也。然。既。因。長。汀。公。聞。於。閣。下。矣。則。伯。升。區。區。之。誠。又。何。待。先。容。而。後。引。頸。長。鳴。以。酬。知。已。之。賜。於。萬。一。哉。謹。略。陳。固。陋。并。載。拜。上。所。刻。先。集。三。部。刻。書。六。種。悚。候。斧。正。伏。楮。覩。縷。竟。忘。卑。賤。伯。升。死。罪。死。罪。

金光弼

右辰江西永新人
金竺山房集

與友

昔。吾。先。子。謂。弼。曰。子。識。嘉。隆。之。詩。乎。詩。盛。于。嘉。隆。而。衰。于。嘉。隆。者。也。齊。天。下。之。門。哇。于。一。途。而。天。下。無。步。

趨也。約天下之性情于一模。而天下無性情也。倡者用一事。用其事者。徧天下。而天下無博洽也。作者構一句。用其句者。徧天下。而天下無自得也。其卒格。太同。調。太。熟。蓋。至。於。今。日。而。幾。乎。套。矣。吾。江。以。西。自。陶。潛。劉。春。虛。王。季。友。諸。家。來。往。往。超。然。自。爲。一。境。不。共。世。人。生。活。迄。千。餘。年。遺。風。餘。烈。弗。改。于。興。允。矣。其。于。子。美。之。氣。格。摩。詰。之。丰。神。或。未。盡。悉。也。蓋。海。以。內。詩。主。同。而。或。脆。于。骨。豫。章。詩。主。獨。而。或。格。于。趣。兼。詣。而。出。之。實。有。悟。門。焉。不。可。強。也。小。子。勉。哉。弼。魂。驚。而。走。

平心之論

豈以舉世所難而小子獨異乎。先子曰不然。雖有騏驥弗前則却。駑馬十駕所及乃止。但一門深入。山盡水窮。真境自見矣。受廸以來。讀書金竺山中。山有靈蛇。犯者雨如注。兀坐焚香。廣擷冥求。亦既有年。然以闡中故業。不得專。又嘗一月以十五日憂麴蘖事。無暇點竄。用志既分。神不王矣。念涉世多故。頗負牢騷。憤激之氣。不能屈曲。從人強所不諧。中間沉升。睽合之感。靜攘險易之變。悒悒誰語。悉發之詩。高秋悲涼。風勁弓鳴於境。似合。積時成帙。不敢示人。敬以呈足。

下惟教之

羅牧 飯牛江西寧都人

與人論焙芥

芥。妙于生。手。妙于熟。難在于勻。已如法矣。猶有出入。不自知也。始以細心。而得終以忘心。為至。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家南昌勤補堂願學集

復櫟下先生

承示古文。未可專事簡朴。深感至教。衡亦竊有所窺。如近人古文。又間有病在不能簡朴者。率取類書成。

深於格物
無理不通

今歲徐仲
光亡後又
繼以伯璣
江右風雅
凋零殆盡
爲之浩嘆

論詩有得
心之解不
隨衆步趨

語鋪揚過半。借爲已作。忽于中幅取其人姓名以傳會之。雖纍纍滿紙。令讀者欠伸思睡。如昌黎荆公贈送序。短章居多。其味外之味。玩之無窮。卽五言古詩十九首。與陶謝諸作。不過數行而止。少陵始變爲數十韻百韻。姿態雖復橫生。神韻未免頓減。非敢啗點前賢。要亦時代升降之所必至也。昔之北地。今之孟津。推尊少陵。然孟津不及北地。積漸又不及孟津矣。未得其妙。先趨于率。江夏清空如話之言。遂爲粗疎藉口。有識者不得不以中晚救之。景陵謂假初盛不

若真中晚。景陵之詩。或有疵。此論則深于風雅性情。殆不可廢也。虞山關景陵而列朝詩集。格調總近中晚。且多宋元逸致。先生試一覆之。虞山之深于少陵。正如禪家從門入者。不是作家。難與淺學拘儒言耳。仰恃知愛。忘其妄誕。惟先生終教之。幸甚。

復愚山先生書

昨冬拜別。此心依馳。累夕不寐。古云感恩有之。知己則未。若先生之視衡。殆兼之矣。衡。每自矢無繇報公知遇。惟益自勉于文章行誼。使海內始終稱公取士。

之明。差為不負公耳。頻年戀戀東湖寂寞之濱。忍飢
 僵臥。不敢出而曳裾彈鋏者。微欲一矯靡風。全三四
 鉅公之知也。今先生與柴雪晴鶴兩公俱去西江矣。
 回思十數年間。衡之所以事三君子。與三君子之所
 以期。衡者卓然以古人為程量。不啻昌黎之於李翱。
 永叔之於子瞻。豈徒以其斤斤自守而已也。今忽漫
 遠離。高談無所與陳。微文無所與衷。則衡之抑鬱無
 聊。將有不止戚戚於貧賤者。不知先生何以為衡念
 哉。柴雪公持別低回久之。衡相與約曰。若公林居。與

文心蕭然
 物外如畫
 家作遠村
 深樹遙遙
 存人意中

愚山公家食。衡或扁舟過訪于石臼春。設之間。不百
 里而兩知己草堂相望。使陳子者。仍得析疑賞奇。如
 追隨西江時。誠稽呂佳話。惟晴鶴公卜居無定。未免
 益難為別耳。先生聞之。得無重有所感耶。

賀貽孫

子翼江西永新人
心遠堂集

復謙菴先生

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為正人也。世
 衰道微。以無用為福。吾求無用久矣。今倖得之。方以
 為喜。豈反為訾病耶。且大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窺

彼所號為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正人所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彼且以猥獠為渭水之熊以蝮蛇為南陽之龍如是者既有用矣此渭水南陽所以甘為無用老死而不悔也而彼且以為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三申辨則望置之勿問以靜嘿杜萋菲之口此真長者之行也又承論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肆為譏評先生易傳毋論索解人不易得設有解者能別立異論往復辨難此正先生所亟收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譏

此論極妙
尚略道理

譏論古人
無論當與
不當皆是
學人從入
之路

則忠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是且其言曰作傳於程朱之後是謂多事果爾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周繫辭義之一畫皆多事矣嗟夫經傳所以不明者皆由庸人端已守殘帖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後是亦先生之徒也夫如是則譏先生以多事者譽先生者也自諉於無所事事者自譏者也以譽為譏又自譏焉忠矣即病狂亦決不若是矣

為亡姊莊烈君乞詩文箋

脫略途徑
之外最有
古意

竊惟三閩介矣而其姊以爲規懷英通矣而其姊以爲誚兩公各有所就卽二姊亦各有所成婦人之賢實難測識若貽孫者爲介未能爲通不可全軀泉石負慚良多獨亡姊以罵賊投江克承先訓不但屈姊讓其慷慨卽狄姊亦應羨其從容幸逢我公主持風化若復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以對姊魂是敢披陳大略仰備採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庶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枯桐尚抱徽音其爲功德曷可言喻夫廉耻所在死或輕於鴻毛名教所依

言乃重於秦嶽蓋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始托以爲重然則我公之言固幽壤所含笑以俟而亡姊之事諒亦我公所醮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而猶待於請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嘿耳

劉光震

肩吾江西永新人子雷奮龍奮皆有文名翼雲堂遺集

復趙雲侯孝廉

憶門下薄遊而入閩閩固財賦之區也入閩而逢寒
氈之不肖猶采金山者必棄石探淵珠者必汰沙也
門下不棄之汰之而氣味沉酣一月若久千秋若暫

至今念之似仍置弟於清漳鱸堂之上彷彿與門下
 解衣磅礴之時也快矣幸矣今歲南宮之役弟遇同
 人必問門下至否以下是科得人與否若韓張兩公
 以子瞻兄弟未到請展試期惜哉其心是其力非而
 門下亦竟不至矣拊心才難寧不三嘆弟仲冬自北
 徙南入水署則白雲封戶殆足擬深巖跌坐者雖無
 從作活而神情甚恬淡寡營幸免於過即人不免終
 過之弟亦心不愧而色不沮唯此一節差堪為故人
 道其他非其事且非其能也門下薄遊之計非博陸
 生橐中裝乃子長寄一部史記于名山大川古蹟都
 會間如此則雖遊不病且有功矣

清矯無點
 塵

復羅紋山

開函捧誦何年臺之善自挹損至此弟意花不必較
 茵褥藩溷總是旦夕必盡之緣故不若看至結子時
 一着何如古之行道濟世偶有所格不得直遂迨其
 後也身榮而名立此正結子地位年臺常無多讓也

何屬乾

不息江西廣昌人
 玉尺堂集

寄弟鼎臣北上

顧惜名士
體面往往
失之究竟
名宿之失
亦未必盡
屬真文

清才無兩。屢艱一第。承詢所由。猶向盲問途也。大約吾輩立品不可不真。作文不可認真。立品不真則為君子所惜。為小人所托。作文認真未免眼高手澁。從來名宿入場。思第一人。究成局外人。皆四字病也。此際相遇。妙在有意無意耳。劉孝則甲戌及第。東曾堯臣曰。今科率筆為文。乃得之。靜思此語。益知相遇在有意無意矣。愚於此道。殘牙鈍齒。老作阿婆。與吾弟寧為真人品。毋為真文章。斯兩得之。

愚識

結隣集卷之十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一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蘇惟霖

潛甫湖廣江夏人
西遊札子

與吳浮玉

弟 病苦無賴。道力未辦。不無憂生之感。故不得已而有是舉。人生色力壯健。能幾時。不以此時大作佛事。利生自利。而丘壑為高。則枯槁寂寞之腸。大雄氏所

世人皆認
佛氏為枯

稿寂寞矣

蘇陽集

卷之十一

謂焦芽別種不堪紹聖者耳。若不出此而避人觀望。是市井駟僮心腸。豈有豪傑而算利計害為烏紗長命圖者。弟之徑情直遂。略無回互。仁兄所習也。無如病何耳。

郝承健

惟順玉吾湖廣京山人

與李太史

自往年七月後。不得吾丈一訊。私心竊訝。謂吾丈遂已忘之。迺胡文源歸。則謂吾丈猶時時念我也。文源出示所贈乃翁大作。鄙人莊誦數四。愛莫能置。文在

茲矣。惜不能多致為恨。

僕

蚤乏師承。長甘自廢。于茲

技本不宜漫有言說。間以狂瞽之識。蠡測之見。恒思有以請正于下執事。夫今之為文者。刻畫以求工。點綴以較勝。則曰可以為文矣。嘗竊思之。季子延陵之誅。纔一言耳。而千載誦之。猶堪下淚。荆卿易水之歌。纔兩言耳。而一時聽者靡不噴目空梁。燕泥景寓目前。青草池塘語。涉神助。此豈專在於言語文字間哉。抑其意妙天然者。固自有在也。假令此數種語俾後人模擬為之。即如拙工之画。衣服楚楚而索其風神。

似唐劉子元之文論亦旨雅光景常鮮

筆勢振盪

似有微諷
于大泌

靡然無有所謂與優孟無異者矣。僕非知文者。每羨足下博雅宏肆。奇調古思。方其業舉子時。已自不拘拘于有司之尺度矣。矧今以文樹幟。以史業官。裒石渠之秘。而博其趣。羣金馬之彥。而極其旨。匠心獨運。迥出凡流者。不知其幾千萬種。然僕之所望于足下者。則不在于刻畫點綴之工。已也。夫刊落舊說。成家言。此最不朽之盛事。以吾丈之富于年。富于才。又富于學。其爲此特一加意間耳。近與一友人偶談及此。渠乃曰。方今之時。作者大備。凡今人所能言者。古

人皆已先言之。淺學之士。涉獵未周。偶有所見。便指之以爲新語。不知其皆古人咳唾之餘也。此大不然。且如漢高安劉。必勃一事。自遷固而下。未有發其微者。千餘年後。却做蘇明允。看破作爲權書。雖使高帝復生。將不復辯。卽此推之。天地間道理。昔人發揮未盡者。豈止一端而已哉。今且不必遠求。只如唐太史竊符救趙論。常州新建關侯廟碑。此等議論。亦何曾有人道得來。試使吾丈爲之。當尤必有出于此者。非僕

芟芟所易窺也。別吾丈久。無從商確。援筆不覺狂

心至此，吾丈不以爲妄，尚其有以鞭策之。

曹胤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蔬堂文集

上倪伯屏書

某伏草土中，讀先生之書，垂十許年，以爲當代有范富歐陽，而昌福不如明允，深用嘆愧。及走金閭，泝鹿城，先生儼然在鹿城之中，而不敢潔贄以聞者，理弱也。然竊有感者，先生奇才偉負，自宜陟木天，鎖闥之班，而辱以五聽之司，厝之萬難之地，此何爲者？應龍摩天，光影萬丈，天下之所仰爲風雨也，而枯涸束身

筆勢詞章
亦如應龍
之天天矯
橋風雨百
變

則備夫孺子，皆得而困苦之，且是物也，需澤以爲施，生而鱗爪亦足以觸物，故威靈之隆，爲螫毒所不嘉，文章氣岸亦吾黨之所謂鱗爪也。剪剔而刊落之，則不足以爲龍矣。今世所稱縉紳先生，相率爲偶人之，揖拜息深，至踵頭俯至地，而其苞苴之委輸，又未始不如庖丁鼓刀，悉中肯綮，以是致高官，膺臚仕，斯得耳。若夫當世之士，推論人物，則齒唾之所不及，先生今世之指歸也。某家衡南，實知衡，衡之傍爲峰七十有二，皆環翼拱服。今年春初，上雨花臺，則尺阜短丘。

靡不俛首金陵者。先生于此日不猶是哉。李門郭篋。固自以得到爲榮華。何必求通。遂稱干澤。與以若所。干亦有之。琅函禹穴之書。多多益善。高文奇字。落落星斗。雄談偉論。滔滔江河。坐其百尺樓。而壯其觀聽。亦先生雲雨之施膏。我芘黍者矣。

與李元美

遙聞翻江墜素之餘。更有紅拂党姬之遇。此雖亂離之快事。亦懼歡樂之不長。况西陵羽檄。非天台靈藥之山。南陽草廬。豈大夫功成之日。而我元美銷磨慷慨。

規諷暢所欲言

慨埋葬溫柔。按度麗華之詞。流連金谷之飲。是僕所大惑也。古來臣握鉞。雄主側目。則有歌舞以見其途窮。田園以示其終老。亦有日暮疲策。豪氣不施。彼其深宮酣舞之懷。要卽祝宗祈死之意。而我元美處盛大之年。當盤錯之會。豈有汾陽震世之勲。信陵招忌之的。而婦人醇酒行樂不休。泥淖爲安。忘其陷沒者哉。桓元子亂世之桀。雄猶以客言盡遣婢妾。况我元美堂堂之士。乃甘腐此七尺乎。弟向坐是。今乃覺悟耳。

與周簡臣

長塗廣陌不問而知其清明。鳥道龍阡相顧而難其。弗塞五都之市百貨之所貯也。三尺之童亦得以步。履於其間而叢蠶翳翳卽非猱鳥不得以爲升處。先生所著凡數十萬言。曷嘗有奇文難字。詰曲聱牙者哉。然其義類弘深。意旨洞白。是昔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爲進退所爲是非者也。上下數千百年之間。焜燿者以爲日月。晦昧者以爲鬼神。孫樵劉蛻之文。吾以爲不如子長。李賀盧仝之詩。吾以爲不如太白。吾以爲不如天下。亦以爲不如。雖彼四子亦自以爲不如也。先生言滿天下而化域一方。則大用其言而小用其人。是明允所云棄天者之罪乎。天而棄焉。易以坤始。春秋以侯貴矣。吾繇易與春秋以券先生異日之所就。將裴度相業。韓琦膚功。日有逼而上之。昌黎永叔又何稱焉。

王一翥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韋子寅

十三年之別。何足道哉。歸心甚淡。隱計全缺。筆亦難

子雲遂已
作古四十

年相知僅
存此一札
殊為悲慘

述其苦。惟睿識天眼。必遙知其辛苦。神遊我蹉跌處也。老年弟兄。未審尚一見而後死乎。抑一死而不復見乎。造化主之矣。

劉敷仁

濟甫月幢湖廣江夏人
添學草

與郭無咎

足下于文毅公集。以家貧不能舉其全部。而以禮佛詩先行。昔昌黎有子小史。傳其巍科。而訂較韓集。迺在李漢坡公有集。人主為製其序。而過邁無功。猗歟無咎。賢於韓蘇之後遠矣。

呈叔父

盛唐之李杜王岑。中唐之元白皮陸。每閱兩家之集。如見一筒之往返。真是快事。

釋正志

石人槩菴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
槩菴別錄

與定齋

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甌折一箸。斷一釵。必藉藉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剝腸抉胃。血肉淋漓。則唯恐不備。不豐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大使有怨家左手操。

響答詩筒
文人第一
快事

率天下人
盡不殺生
自非通理
勢亦有所
不能而言
之透快使

入動色則
文筆之擅
勝也

意本坡公
不見用人
之迹

隻雞右捉刀。當吾戶而磔之。必以為呪詛厭害。讐之。
不置而賓朋之。以羊肩豕尻炙鵝鶩來餽者。則又頓
首謝不遑。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奚異。至於病媿人。
皆繇定業計。唯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可以消宿
負。今烹宰求禳。獨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必再。再不
應。雖三五禱不疲也。幸而定業已滿。漸有起色。則羣
閩謂禱功。不幸而定業莫逃。終歸於盡。則寂然不謂
禱過。獨不思神而正直。溪澗之毛可羞。苟徒計較於
卮酒一鬻。以為喜怒。則亦人世間飲食口腹之流。又
安能為禍福。天壽人使烹宰。可以延年。從古帝王。即
以人為犧牲。何不得卒。未有至今存者。徒戕物命。增
殺業。不可以已乎。

答文用昭

世不乏同牀各夢者。則古人以千里為同堂。萬世為
旦暮。非虛語也。世間無足道者。出世間法。又非可以
言宣。祇此數行。依然白紙。

答尹翼子

若實際地理。晝夜且無。何有三世纔道窮。未來際為

府夜鐘聲

只是個一
字說來最
醒

一晝夜已。是剗肉作瘡。况於娑婆晝夜中。分人我計。冤親以有限之年。作無窮之業。受無邊之苦。安有智者。而肯自謾若是乎。

與李君

奉別以還。于今年三月。感三峰一衆饑疲。不忍獨飽。遂發意打飯供之。今七閱月矣。中間六個月。一日麥粥飯。一日切麩。與衆同餐。總不得純米飯。入咽。而且病痛不辭。寒暑不避。是宜有人道。陰陽之患。相逼而來。然天亦不以此減其算。益其禍。而世間之減算。益禍者。又未必皆有以致之。則正志所為。固落得做耳。欲言殆萬斛。因大故不敢多及。

與石谿兄

樂老諸札
院盡禪和
子氣我輩
學禪畢竟
略有不同
處

擔着頂上枷。是處逢人乞。生被個老瞿曇。今日舍衛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平白教壞。欲似我石和尚。不出祖堂一步。自有天人送供。終日洗足坐。長夜展脚臥。何殊癩狗絕生天。之望哉。鑑圓長發日。正是其時。自辰至午。暴皎日中。持一口鉢。如捧將十丈珊瑚。放手不得。比飯罷歸來。臂已強蹠。已酸。非時食不得。路上

走不得安所來半個閒人奔一二十里到渡頭祖送厚福人聞祇宜哭不是笑不是若起一念心責其疏慢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茲青萍居士還鄉與有同行之約乃因之致意然京口所得舟是短是長不能前定若不便須俟伊到楚時然後見付達左右知是何年月日目前事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耳

與法子錢湘靈

予不文既闌入瀉山水牯牛隊裏益不欲爲文然見文之匠心者則又笑靨爲開如夜合花際日中也而

朝門落日之義風行水上之文

獨不作一切文人敘跋于義何居乾達婆王獻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無取者無與者無授者無受者如是而已矣重於其中作一分劑曰孰黯然而黑孰頤然而長孰巍巍乎山孰湯湯乎水便與須彌峯峒海水騰波話成兩楸何怪澄源老謂迦葉作舞習氣未除然則吾子以是編請又許之何居許子文之身分之聲價已爲海內所共傳述所共馳求而欲然不以爲足必欲向已分中文言不到處策起雙眉退求倒斷既倒斷已欠伸欬唾莫非天倪而後回視所爲文

論文無文氣亦是異觀

與電光。谷響松濤。麥浪以至空中。鳥跡水上。風紋都無。二致仰觀俯察者。將貴之為得。賤之為得乎。抑描之可成學之可到乎。然則予與吾子亦相遊於曼衍。從人貴。從人賤。從人描。從人學。則已矣。噉噉然以為是世間之文。世間之文之敘與跋。則是為虛空安耳。穴也。吾子不受。予亦不受也。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青谿集

與減齋論葉榮木畫

竟陵詩淡遠。又淡遠。淡遠。淡遠。以至於無榮木畫似之。每

楚人談詩
乃不護竟

陵然青溪
詩實不恰
竟陵牙後
慧也

見其作。斷草荒烟。孤城古渡。輒令人動作。秦月漢關之想。

與龔半千

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予曾有詩云。鐵榦銀鈎。老筆翻力。能從減意。能繁臨風。自許同倪瓚。入骨誰評。到董源。悟此解者。其惟吾半千乎。

髡

殘

石谿祖堂大師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領會受用
俱異人多
少

老來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許。如殘燈。然未可計其生滅。然既往者已成灰矣。無事歛目。靜坐甚受用。觀翁生趣躍然。隨處有活計。此亦養老之一法也。菩薩留惑潤生。恐墮無事甲裏。石禿如累。夜觀優人登場。大傷目力。到得睡時。是第一安樂法。亦顧不得有事無事也。何日來幽棲。兩人相對無語。亦妙多。一人則帶情識了也。呵呵。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應接不暇
尚被抑于
湘山故知
山水無盡

吾楚湘山。層巒疊嶂。不可窮盡。目為之眩爛。足為之酸澁。若山陰道上。祇不過應接不暇耳。春日偶作此意。甚近之。老杜云。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唯深於筆墨者。知之。臨摹家。則未可語此也。幸有以教我。

與蔡龍文論書畫

龍文書家
龍象間公
倪子與之
正秀

書畫文章。此中關捩。假于天。不假于人者也。吾道所謂無師智。纔一拈出。自別常情。山谷云。一丘一壑。要須其人胸次有之。若單單摹擬。效顰禪家。呵為僕兒婢子邊事耳。居士運筆。所謂腕中有鬼。真得無師之智。將來足與逸少並垂不朽。因寄拙畫請正。附以數

語莫謂老僧不曾道破

朱日濬 菊廬湖廣黃岡人

與王昊廬

別去即于本日午後抵黃矣。目前遭遇種種。細檢往事。誰非古人受過的苦。而古人處之泰然。僕輩嘵嘵。正不欲我輩出古人下耳。沈龍江云。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嘗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為人可知矣。此一段話。可以破俗情之見。消世路之爭。

顧景星 赤方黃公湖廣蘄州人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亶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濶難盡。一刻木。自以為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為而作。所謂借他酒杯。自澆窟窟。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奈何。令兒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况才未必

古人為論
是先有成
見偶然發
揮者今人
是先有題
目而後有
議論者那
得佳

逮古人耶。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復張長人

兄之文善矣。論瑯琊歷下歸安鹿城。折衷頗當。墨池記在小品中尤矯矯。然有為兄規者。近尚入大家。言起伏段落呼應為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為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擅歐蘇。自刻自評。其篇幾段。某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段為頭。為胸。為腹。為尻。為手足。是磔之矣。神龍騰空。蜿蜒變化。不知其為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一段。其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

自刻自評
此風十年
來始見之
真大可笑
事

段落照應
談文者所
不能廢但
不過文之
一端耳古
來佳文之
傳者豈盡
在段落照
應耶

若馭風若籟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初學。折腰齟齬。而古文荒矣。画竹者。兔起鶻落。胸有成竹。天之生物也。具體於胎。不節節而生之。良工操斤。不無節目。而刊度先定。辯士應變。風生從容。自若今之為文。正如僮農。訐訟抵掌。竊擬往復。訊答又如婢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躁鄙。彼真夫人談笑。說鹽米意。簡而言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損字澀辭。為工者。是僮農之擬訟。而獮婢之簡言也。觀今名家。何以異。是以兄才志。埽滌掀翻。何所不可。願取歸安鹿城月

峰荆川評閱諸書束之高閣如是數年弟雖駑當與兄極論之

王澤弘 涓來吳菴湖廣黃岡人

與陳徹菴

晤蒼門知近况清苦夫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而世俗人視為畏途先生回思往日千金入手瞬息揮盡意所欲為傾囊不顧其見地曾有如今日乎使先生而仍如往昔之隨取隨足其著作品行亦必不能如今日之見地超而踐履卓也

清俸之稱將貧字作爵祿一樣看覺昔人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猶萬安排

杜

濬

于皇茶村湖廣黃岡人變雅堂集

答王山長

承教弟傲慢不求友弟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此是實語

與孫豹人

僕

近作寥寥惟以溫經為日課蓋嘗竊慨世之黃冠緇流猶各誦其本教之經即吾仲尼之徒亦或持誦彼教之經况日限若干遍且刻苦用心不使間斷而

正襟之言帶以諧謔堪為吾道箴之

絕妙戲談
絕妙正論
因想說詩
解頤定是
爾爾

作文作人
盡此十二
學

吾。儒。之。經。反。終。年。不。上。口。以。致。聖。遠。言。湮。學。無。根。本。
風。俗。日。衰。職。此。故。也。僕。因。而。思。之。向。使。其。肯。以。持。誦。
二。氏。經。呪。之。工。誦。吾。儒。之。經。肯。以。持。誦。二。氏。經。呪。限。
課。程。無。間。斷。之。道。孜孜誦。吾。儒。之。經。則。六。籍。之。文。曾。
不。抵。一。部。華。嚴。一。藏。內。景。一。萬。大。悲。呪。耳。計。可。以。人。
人。爛。熟。縱。未。必。卽。為。醇。儒。其。可。以。免。作。白。丁。無。疑。矣。
此。其。功。効。較。誦。彼。教。之。經。豈。不。尤。正。大。直。截。不。落。荒。
唐。哉。以。此。自。念。生。平。經。學。雖。涉。而。不。精。作。文。援。引。僅。
同。剽。竊。可。耻。可。歎。莫。此。為。甚。於。是。不。知。老。至。特。于。今。

年。六。十。以。後。謹。擇。開。心。吉。日。呼。我。密。友。及。兒。婿。數。輩。
各。治。一。器。一。罇。送。老。人。上。學。使。其。隱。然。監。督。不。容。作。
輟。立。課。簡。易。用。圖。久。遠。每。日。溫。經。不。過。五。葉。正。襟。朗。
誦。不。過。十。二。遍。餘。工。酬。應。治。窮。事。倘。得。如。此。十。年。之。
工。則。六。經。可。以。暗。誦。左。右。逢。原。作。文。不。致。游。移。作。人。
不。致。時。樣。祿。命。家。謂。僕。晚。運。頗。佳。其。在。是。歟。目。下。先。
理。書。經。慕。伏。生。之。忘。年。次。及。詩。又。次。及。易。禮。則。寒。家。
世。業。春。秋。四。傳。曾。用。心。一。過。但。經。文。反。不。熟。此。易。為。
力。耳。從。此。黽。勉。雖。長。在。客。中。所。至。無。論。人。家。僧。舍。必。

先以此意白知主人。然後展卷。不然恐其駭笑。此白頭老翁尚思應舉也。大率我輩天分有限。又半耗於詩歌。今始專精經學。庶幾有得。不論蚤晚也。既以自勗。并以望我同心。雖以足下五經紛綸。無俟重理。然杜詩史記尚不厭百回讀。况聖人之經哉。高明不以爲迂。則鼓舞老蒙童多矣。一笑。

與蔣前民

居恒念足下之貧。而貧與足下等。無以相助。獨有一說。差可以奉廣。嘗記少時外翁王養所先生語。僕云。

其先尊君雲澤公。官至宮保尚書。中間跋歷按浙撫淮。仕宦四十年。致政而歸。橐僅千金。及疾革。執其子之手而歎曰。吾備位大臣。潔已率下。奈何家有千金。吾豈嘗墨哉。蓋當時前輩脩廉隅。矜名節。大槩如此。以此推之。仕宦四十年之尚書。以有千金爲媿。則一日未仕宦之措。大有十金。卽爲至多矣。足下豈不嘗有十金。或至於數十金乎。又近年姚江劉念臺先生。官至少宰總憲。而家私僅勾一担。人號爲劉一担。今足下雖貧。點檢室中收拾雜碎。豈不猶有十餘担乎。

乎心論云
我輩固居
然大富翁
也

則。是。足。下。之。富。乃。尚。書。之。所。甚。愧。而。總。憲。之。所。遠。遜。
 為。不。如。也。奈。何。尚。憂。貧。哉。僕此語雖近於戲。然士大
 夫。要。不。可。不。聞。此。風。然。後。知。節。操。之。足。重。淡。泊。之。可。
 貴。而。世。俗。之。以。貨。賄。相。高。惟。利。是。務。者。為。去。古。太。遠。
 也。於。此。時。加。體。認。其。為。安。貧。忍。苦。增。氣。益。志。受。用。無。
 量。其。法。僕嘗。私。用。之。今。始。與。朋。友。共。耳。肥。馬。輕。裘。可。
 敝。此。不。可。敝。珍。重。珍。重。

示兒

讀。二。典。三。謨。及。禹。貢。之。文。何。等。爾。雅。風。致。至。商。周。之。
 書。盤。庚。五。誥。乃。更。詰。曲。聲。牙。因。知。論。語。平。易。正。是。吾。
 夫。子。文。章。起。衰。直。接。唐。虞。之。統。不。但。道。德。巍。巍。也。知。
 此。并。可。知。真。唐。宋。優。于。假。秦。漢。矣。

東鄉亦有此意

答汪秋澗

承。問。云。云。可。謂。高。人。有。不。急。之。務。矣。敝。鄉。有。詩。而。無。
 畫。屈。宋。時。無。論。至。子。美。浩。然。兩。襄。陽。其。時。畫。道。盛。行。
 亦。不。聞。楚。人。能。畫。者。為。誰。至。近。代。二。百。年。中。長。沙。下。
 雉。公。安。竟。陵。五。先。生。以。詩。迭。起。雖。論。者。不。一。然。固。已。
 皆。為。詞。壇。盟。主。執。牛。之。耳。矣。獨。至。于。畫。無。卓。然。名。家。

開崑曲之源者為魏良輔實亦西江人孰謂西江不擅詞曲

時氣二字不可不戒然即俗之變也適時便無高品

舊窰賞鑒有餘有時不如新窰之適用

今人求文如庸醫用

者。直至今日突出兩人。一為石谿禪師。一為青溪太史。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雲峰石跡。迥絕天機。原本古人師友造化。未嘗不歎為神品。不知何以不出畫家。則已一出。便到恁地。猶之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為湯臨川。使作者盡出其下。皆天地間怪民也。

又

僕向謂詩文書畫之壞。至俗氣二字止矣。無以復加矣。今始知有甚於此者。時氣也。或者不以為然。僕為

譬喻以曉之曰。時氣之為物。猶之近日江閩新窰摹倣。宣窰成窰。嘉窰欵識。燒出瓷器。非不標致。清雅而其一。種令人厭薄。處都自不可解。若是真正舊窰。雖復欵識稍俗。亦自可耐。此非時氣又甚於俗氣之一證乎。雖聖人復起。將不易吾言。眼中翰墨紛紛。惟足下堅守古學。而無時氣。僕故盡情言之。不足為外人道。

答卓火傳

手教再四。促傳經堂詩。此詩諾足。下有年。豈得不作。

藥百藥皆
試以幾倖
一藥之中
究竟雖有
一二亦混
襍於百藥
之中為功
矣

及見惠示李果堂碑文。典則多風。則謂此堂只消此
一篇文字便足。其餘槩可無作。古人求人詩文。只求
一人一篇可傳。不似今人亂捉市傭。無所不有也。然
使僕竟自不作。則似此段說話。祇是自作游說。謹勉
成二章奉去。其實雖拙。作可無况他人乎。狂言并發
一笑。

與張虞山

以此推之
更有何者
不是本等
事

蒙過獎拙。作序文。多有道之言。不敢當。此文特見其
端耳。未盡也。蓋愚見嘗謂男子之能詩賦文章。猶女

子之能紡績針紉。只是本等事。無容矜異。其不能者
由未受之于天。於已無與。亦猶女之拙者。於紡績針
紉。有所不會。亦由未受之于天。無可奈何。正不必深
媿。惟於節操大閑。則無論女巧女拙。皆不得草草也。
世人能詩文而自矜。是女子之自矜其紡績針紉也。
矜所不當矜也。不能詩文而自媿。是女子之自媿其
不能紡績針紉也。媿所不必深媿也。此乃至平之論。
無絲毫之矯激。第斯人憤憤相蒙耳。足下知吾言。故
并及之。

答友人

立身行已
不妄語是
第一義然
始于不妄
交未有妄
交而不妄
語者

何有名士
終日妄語
覽此亦當
白愧

僕之論學於朱陸兩家總無所解而獨以涑水氏不
 妄語為宗蓋人能不妄語則行必可言言必可行為
 躬行實踐之君子矣至論其功效則尤為最大試為
 足下陳之今夫家庭之有離間妄語者為之也不妄
 語則離間絕而家和朝端之有讒佞妄語者為之也
 不妄語則讒佞絕而國治民間之有訛言妄語者為
 之也不妄語則訛言絕而天下安以至于處朋友不
 妄語則無風波處鄉黨不妄語則無爭鬪作文不妄
 語則不至顛倒千古之是非作詩不妄語則不至淆
 亂一時之情事自古及今和平之福休祥之應未有
 不由於誠實之君子而破國喪家亡人未有不由於
 妄語之小人者也至於一種士人不務修身積學而
 專作妄語用自粧點其為醜態尤慘於破亡近已有
 為之而敗者然使後生初學輩有所鑒戒而妄語不
 至於太甚則若人未必無功也蓋僕始者不過遭細
 人妄語之累有所激有歎服涑水氏之為聖人耳久
 而方知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率不外是則歎服

即此便是
不妄語知
于皇晚年
學力之進
用成語改
字處最似
古人

益至而從事益專焉。但僕之資質庸下。骨力軟弱。為之覺甚難。兼世道尚偽。如操千金之璧而行於盜賊之途。兢兢乎惟恐其失也。吾夫子稱忠信篤敬。是邦可行。益贊禹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欺我哉。足下老學。幸不惜鞭策。使益堅所守。是愚心所望也。企切企切。

復粵東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知日者足下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者。

夫好僕者之疎。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

序其相知
之深不用
一粧點語
最難指筆

歡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賫書造門。再四而不厭。而且書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于子瞻。如見所甚畏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相知。不隨流俗。其明審之識。有過絕于人者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祇是頑骨。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不同于戰國之游士。是以其骨力之堅。橫亘千古。至今仰之。嶄然如萬

丈之峰峻削而不可及。今足下負識如此。其無乃行當接武仲連先生歟。僕尚未焚棄筆研。頗著文自娛。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第懇足下少安。無躁俟。僕一日遊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為合作耳。斲復。

戲答練石林

僕固好為古文。日與能古文者游。然而非今之人也。蓋自周漢左馬。以迄南宋陳同甫。又新參一歸熙甫。而止。鄒以下無譏焉。若來教某君。僕未嘗識其人。子

吾日中亦見此人時時聞此等語未知于皇所指的是此人否

瞻所謂直懶耳。別無說。然頗聞人傳其自滿之狀。殊令人致惜。大抵一時新銳風氣如此。不必深論也。獨怪有一老友。年大于僕。亦復風氣移人。打入少年場。不窺耆舊傳。妄自菲薄矣。吾文勝昌黎。是何等語也。釋典言。譬如小民。自稱國王。徒取誅戮。為可憐憫者。何其多歟。僕嘗言。雖有絕代文章。掀天事業。一着色相。便是俗人。何則。道眼不開也。况今人伎倆可知者乎。然此猶是莊語。僕又有一諧語。可以奉入足下雜著中者。近有一友。為僕述某公一介不與。却未一介

諧與謙俱
是文人勝
處

不取。可謂一邊伊尹。蓋舊有此謔也。僕應之曰。今某公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乎。聞者莫不絕倒。直是天生絕對。必傳無疑。足下蒐羅編纂多年。今始得此壓卷。笑抃可知也。然從此當與足下動色相誠。毋自入甕乃可哉。

又

貽我壯悔堂集。美材哉。然此道之難言。全在丹與汞之分。古人沒興煞。是丹。今人得意煞。是汞。吾末如之何也。已。

與減齋先生

聞先生欲選今人詩一部。不著選者作者姓名。可以得真詩。又可以免情面于前。息怨爭於後。濬初聞而

善之。已復思之。仍有未妥者。夫人之好無名之名也。甚于好有名之名也。何則。有姓名而或錄或不錄。則其錄與不錄之故。姓名猶冒其半。今不載姓名而顯惟其詩之存。則是其美惡全在乎詩。美者真美而惡者真惡。更無躲閃之地。有無以爲榮辱去取以爲喜怒。吾見其什百倍于有姓名之選。則情面于前而怨。

爭於後者不益甚乎况衡鑒出自先生尤與汎汎者相萬將見選方經始而衆已喧傳選者之姓字抑之而彌著此尤好名之士所一飯不能忘也然則先生于當世之詩一無所論定則已如尚有論定則遴拔精而人自服何必不留姓名乎不留姓名則又不留姓名矣愚見如此惟財察其是否

杜紹凱 蒼畧湖廣黃岡人退思先生第三子于皇弟緣督堂集

與吳山賓書

以一身審處于古今治亂上下苟遜世無悶嘿行吾

志又不能已已則必論其世焉世者即著書立言者之地吾地不可為他人奪寸步尋丈皆吾疆土也抗之則不必墜之則不可如蠖之屈龍蛇之伸乃富貴貧賤升沈顯晦不同之極致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弟竊嘆今之碌碌富貴者什之七碌碌貧賤者亦十之七碌碌富貴不足惜碌碌貧賤假終南為捷徑亦不足惜惟僥倖千古橫踞壇坫使通都大邑深山窮谷指曰此巨公也按其著作旨趣茫然克隱而已我輩豈可隨其倏忽哉

言之汚人
齒頰

羅世珍 以獻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牀父母

昨自磯上。乘月放棹。覺衣袂皆白雲也。頭陀寺裡。高閣宿星漢。使君一憇其上。得聽黃雀仙人吹笛無恐。梅花既落楊柳方生。君且不勝故園之思矣。奈何。

與譚韶成

夜來鳴雨如注。簷溜與溪流相亂。如深山洞壑中。使人塵夢一醒。早起見萍痕漲。絲村徑皆水。又孤墅如島。抄書之外。唯與梅花共飲。幽興入懷。忘却甌甕皆

寫得幽秀
如讀一則
玉壺水

空。此皆貧者之不足。而造化佐之。以有餘。得喪物我之外。有此一。種便宜處。除林和靖陶靖節諸人未易得也。走以相聞。能欣然着屐否。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初春接手書大驚。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玉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軒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

絕頂議論

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繇人。禍福不繇人。卽善與過亦不繇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黎石龍

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無多如太傅之鵠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元。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穀相去幾何。而曾不治公羊。齊不治穀梁。何其專歟。今人于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力所

南豐得力
太元甚異
要見古人
專求自得
不隨人呼
拜

以古人少。今人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捷。而得失正復坐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頴治五言近體。要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輒覺。面赤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韋作書。鍾王顏柳。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十年前志過于才。思得無書不讀。靡事不爲。邇來竊自揆量。無多望矣。曾有句

云漸老。憐心小。久陰覺歲殘。仁兄聞此。當首肯也。

告同人助鏡如上人歸山書

不厭不厭
無起無止
真異樣好
文字

僧寺自東京白馬寺始。迄隋始有寺田。六波羅蜜布
施第一。爰是民之欲富者。思為僧。非僧或無以食。無
以居也。僧民之祿也。晉時待出家以上賓。隋授沙門
以學士。至唐乃有開府儀同三司者。近代給牒得優
免。與官府抗禮。爰是民之欲貴者。思為僧。僧民之爵
也。先代度僧。皆由考試。中試者給牒。披剃。僧亦有賢
良。方正。博學。宏詞也。後世例以輸粟給牒。僧亦有算

逐段有變
化又是無
意

訾。郎耐金侯也。石頭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爰是
民之好名者。思為僧。僧亦有甘陵二部。及蜀朔及近
日東林也。其有不得志于僧者。一杖一盂。惟意所向。
僧中之穆。天子司馬太史。天下皆是也。蓋自是天下
名山。強半歸僧。僧住山。必峰必巖。必阿佳處。輒為所
得。老樹怪石。精廬淨几。入其室者。輒有異懷。爰是大
人君子之不求富。不欲貴。不好名。倦飛知還者。咸思
為僧。僧又民之歸也。鏡如思選勝。結方丈。題曰歸菴。
匪鏡如寔歸。余等輩咸有歸。爾余輩既願其歸。當俾

其有以歸歸而有以居有以食也哉是第一波羅蜜。

與薛諸孟先生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僕已刻詩皆年二十

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

欲然內慙久矣憶戊寅秋携是詩于江陵暮年聞荆

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予僕未或作語曰得失自知不

其然乎丁亥冬山棲無事簡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

閱之如選前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

欺有任臆謬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

知己爲古人先得者有意佳而未達者有既達而好

盡者大約玲瓏有餘蘊釀不逮爾時胸未萬軸跡匪

千里不知而作無惑其然今日者匪曰日益庶幾知

非是故慙之慙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

景自殊父母愛之兄弟無故童心成羣開口常笑天

地之大舉非予有舉不足掛予之懷自喜自憐旁若

無人固十年來所不再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

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嘒嘒然如有瑣尾流離之音一

似得氣之先者僕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

絕好自序

寫出性情
可想其詩

結陽集 卷之十一
僕以是慙之終復愛之踟躕累夕刪者十三竄者十二先生視是詩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周蓼恤 貞妻湖廣大冶人

與江寧友人

以道德文章之事與朋友往來未有匿避而不覲面之時然亦有有時不覲面之朋友以道德與文章非今日之所急也古人云併道理亦有論不得之處真至言也

結隣集卷之十一終



